

大接收

DA
JIE
SHOU

骇人听闻大劫收
中国古领军始末
拨升「清查」的迷雾
钓鱼岛问题的来龙去脉
「北京人」下落不明
所谓光华寮事件
赔偿：半个世纪的磨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战区纪实丛书

完颜绍元 著



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战区纪实丛书



国防大学 2 061 7050 6

大 接 收

完颜绍元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责任编辑 声明

大 接 收

完颜绍元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省扬中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224000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80613—094-2/G·336 定价:10.50 元

目 录

开 局 拜相出土

1. 冈村宁次降伏之夜,翁文灏受命制定光复区接收办法。蒋介石说:此事关系国家盛衰机运..... 1
2. 第一个接收方案出台,重庆卷起一股接收旋风,白市驿机场候机室客满为患 7
3. 边城芷江,连古庙里也住满了党国接收大员;何应钦浩叹:老先生送来这么多宝货..... 11

头 盘 卧马跃槽

1. 奇闻:今井武夫刚飞芷江洽降,中央接收大员已经“胜利还都”;林柏生一看:原来是“皖东王”..... 17
2. 闻雷而惊,蛰虫出土,上海冒出四个市党部;北平翻番;天津地下工作者之多,让日军特高课看傻眼 20
3. 穿山甲拱进各大城市;忠义救国军“抢占大上海”;蒋介石手令戴笠,严词斥责..... 25
4. 变色龙立地成佛,自我接收;山西祁县传出“三个县长打官司”的接收新闻 28

二 盘 飞炮捷足

1. 陆总先锋冷欣将军在日军保护下拜谒中山陵,正愁接收无抓手处,有宝货送上门来 31
2. 梅思平勉力合作;计划接收、实际接收般般顺利;军政大员玩弄通货比价魔方;警卫战士砸烂银行 37
3. 特派员、前进所漫天飞来;湖北、山东各有四大金刚;湖南加倍;机构林立,你争我抢;蒋介石叹气;乱透了 44
4. 第二个接收办法出台——在陆军总部下设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统一协调,消除混乱 51
5. 行政院以开快车速度推出一整套接收法规,文官武将俱乏信心 57

三 盘 将帅神威

1. 京都接收迭演全武行;日军总司令部接到陆总备忘录;盟军前来接收,一律不许阻拦 62
2. 李及兰面对一桌金条发愣;戴笠面对一街汽车发呆;何廉面对一片混乱发怒 67
3. 安徽军方包打天下;浙江军警挟制党政;江苏接收遥占头筹 73
4. 宋瑞珂三拒贿赂;郭长官一手遮天;汉口市三千房产均为军警抢占;孙蔚如捉放苗培成的故事 78
5. 汉口层出美军劫收事件;接收专家又推出新发明“密报会”;交通部报告:每辆汽车缺3个轮胎 85
6. 阴阳清册之妙用;封条下的秘密;专员盗库、司令捉贼;接收八字;抢占盗偷吞漏诈咬 90

7. 五子登科,三洋开泰;被日本人掠夺去的中国物资、古董,如今都成了美军的“战利品” 97

四 盘 沉车踩宫

1. 宋子文游说列强归来;《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与大接收关系剖析;四大家族矛盾一瞥..... 105
2. 主持接收大权由陆总移交行政院;蒋介石说:批评接收就是附合中共攻击本党和政府..... 114
3. 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准备金被吞吃多少? 官定兑换率出台前的“亲兄弟明算帐”..... 119
4. 谁是“刘伯温”?官定兑换率确定;金融大接收中,光复区百姓一夜间破产 125
5. 孔令侃对宋子文说:娘舅,我要办公司,就跟你讨两张批文..... 代价是让出棉纺织业和市场..... 131
6. 第三个接收办法实施——敌伪物产处理均归行政院,有人嘀咕:“舅老爷统吃”..... 136
7. 宋院长从虎狼嘴里抠食的法门:“蒋委员长大家都可以用”;难以计数的接收物资被盗卖或霉烂..... 139
8. 敌产拨交、豪门暴发;委员长的亲家败北;标售的花招;处理机关哀叹花园洋房收不回来..... 145
9. “发还”的喜怒哀乐;蒋介石感谢仁慈的上帝——接收使他得到国家财政收入三倍之数的现金..... 152

五 盘 举兵渡河

1. 陈仪抵制把法币危机转嫁台湾, CC系与新政学系争夺接收台澎的原因…………… 158
2. 《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在上清寺激起轩然大波, 蒋介石支持陈仪在台湾当变相总督 …… 163
3. 台湾制度特殊化原因蠡测; 陈布雷谈领袖用人之道; 严家淦取代徐学禹去台湾 …… 170
4. 《开罗宣言》起草过程, 杨宣诚和澎湖主, 所谓钓鱼岛问题的由来…………… 178
5. 葛敬恩歌颂中央“贤明的决策”; 陈仪最终败于宋子文; 豪门官商利用通货汇率暴发横财…………… 184
6. 台湾接收物产处理黑幕重重: 粮仓发生米荒, 蚂蚁吞食鸦片?“三民主义新台湾”真相披露…………… 189

六 盘 弃城逼马

1. 新政学系关于接收东北的蓝图设计; 新桂系欲靠美军接管东北; 熊式辉和张治中的私约…………… 198
2. 东北三省划为九省二市; 长春不入直辖市的内幕; 国民党派系争抢接收东北的角逐结果…………… 207
3. 是谁“打回老家去”? 移花接木, 杜聿明替换关麟征; 迷离扑朔, 何柱国失明案真情难解…………… 214
4. 接收东北的两大障碍: 蒋介石打出的王牌——东北行营总撤退; 反共优先的策略运用…………… 217

5. 宋美龄赴长春为苏军授勋；苏军撤出东北
后，国民党又兴起反苏反共逆流 224
6. 东北接收四轮回；土匪擅场、水淹煤矿；关
外同胞惊呼：“中央胡子来了” 228

七 盘 丢卒保车

1. 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接收检讨激成
会场大乱，各派互相攻讦，总裁拍案怒斥 236
2. 接收中暴露出来的腐败让总裁惊心；邵
毓麟进言：胜利声中，已埋下失败的定时炸
弹。蒋介石下令清查 242
3. 中央清查团赫然出京；对付清查的法门层
出不穷；老虎没打着，拍死几只小苍蝇 246
4. 三喜临门，蒋介石“甚感欣慰”；大清查把所
有接收罪犯送进保险公司 252

残 局 满盘皆输

开 局 拜 相 出 士

1 冈村宁次降伏之夜,翁文灏受命制定光复区接收办法。蒋介石说:此事关系国家盛衰机运

公元1945年8月17日,日本昭和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天。晚9时许——时近夏历七月中,月如玉盘,银辉流泻,重庆南岸沐浴在一派恬静柔和的天籁之中。

一辆老掉牙的奥斯汀小轿车,由秀丽的海棠溪处缓缓驶来,跨峰绕峦,逶迤盘旋,折入黄山简易公路。坐在皮革包垫已绽开朵朵“絮花”的后座上者,正一面啃着冷馒头,一面借助悬在车厢内的一个手电筒发射出的昏黄的灯光,仔细地阅读着一份文件。岁月的年轮,无情地烙刻在因寝食失调而显得憔悴的面容上,一件棉布衬衫已经泛黄,但胸前的黑色领带却打得十分整齐——这是时下沙坪坝大学社区里穷教授们的流行服饰。实际上,此人的住家也就在沙坪坝南开大学的校园内,所以那一带的莘莘学子们,不大可能从这种司空见惯的形象上看出他另有一个让小民“仰之弥高”的社会身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主任。他——

翁文灏,字咏霓,浙江鄞县人,1889年生。中国第一个地学博士,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中国地质学宗师,在我国地质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作业以及造就人才诸方面,均有开创性的卓越建树。

正当其学术事业如日中天之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洪流，把他从书斋里卷到了政坛上。作为国防内閣的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他大量遴选何廉、吴景超、吴半农、孙越崎、张兹闳、林继庸、卢郁文等知名学者专家参加战时经济管理工作，对敷衍抗战军需民用之急，并促成近代中国工矿事业在极其困难的历史条件下仍得以艰辛地进展，竭尽心力，贡献称著。10年以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曾评誉这位以学者身份从政的人物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种素质，甚至也通过其工作与生活作风得到强烈体现：在“党国”高级大员中，他是为数极少的仅靠“公务员薪水”和稿酬收入养家糊口的人之一，半天在重庆市区陕西路经济部办公，半天在重庆郊区牛角沱资源委员会办公，而家住沙坪坝南开校园内，坐汽车往来需要很长时间，于是汽车又成了第三个办公场所。至于因紧急公事尚未办完而不下班回家这种事，对翁来讲，更是家常便饭。每每边啃冷饼边批公文，害得总务科长彭礼祺直发牢骚：“部长每天如此，我们只好陪着，也不能回家，这差事实在苦得很。”有一回，翁部长的儿子结婚办喜事，恰巧沙坪坝地区轮到停电，经济部电业司长张家祉打电话通知电力公司，要他们专给翁家供电，翁知道后很不愉快，“部长又怎么样？今后不能随意改变轮流停电的规定！”弄得张司长捏鼻子叫苦，说是吃力不讨好。

来自部属的牢骚乃至当面抱怨，翁文灏以一笑置之，最使其寒心莫过而不安于位的，倒是官场上的倾轧和险恶。如何制定和执行战时经济政策，翁文灏和他那批专家们自有一套完整的方案，但是在他那位同乡“领袖”为首的四大家族垄断国家经济的压力下，根本无从实施。与此同时，经济部和他本人不但每每充当国统区经济状况日趋恶化的替罪羊，经济部原有的职权亦被孔、宋和CC三大集团侵削殆尽，而尤以其顶头上司、原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手段为毒，使之最终变成无所作为、亦不敢有所作为的空头机构，以至部员慨叹：“方印不如长印，长印不如条戳”。意思是说，连实为中统、

军统等特务机构所控制的小小关、卡、所、站之权限，都要大大超过堂堂的经济部。为此，当抗战胜利快要来临时，翁便开始向蒋介石递辞呈，自称原为抗战而加入政府，自当为抗战胜利而告退。可是蒋委员长仍需要他来点缀“民主政治”，非但不准，还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送他一个中央执行委员的名义。接着，临日本投降前夕，行政院改组，又“钦点”其当上了行政院副院长，仍兼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

翁文灏处于矛盾的心态中。一方面，他已经意识到以学者从政，尤其是陷身于一片漆黑浑浊的国民党官场，大约是一种人生悲剧，可是他既感那位同乡“领袖”的“知遇之恩”，也知其手段厉害，一旦入其牢笼，脱身不易；另一方面，孔祥熙方以黄金风潮案受各方抨击，被迫下台，行政院长换成了平素尚有点“民主”作风的宋子文，似乎不比孔财神那样难以相处。而抗日胜利的到来，多少又燃起了他和同仁们的希望之火，以为中国有可能在和平环境中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特别是在由其主要助手、经济部政务次长何廉主持制定的《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获得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后，好似替此心火又添了一根干柴。这样，当翁文灏的第三份辞呈被蒋介石拒绝后，他便犹疑不定地把第四份压进了抽屉里，打算再观望一段时间。也就是在这几天时间里，由受降引起的国共论战使他心悸，而蒋委员长主动向毛泽东发出来渝共商国是的邀请，又让他欣慰——翁文灏虽然对共产党所知甚少，但对委员长了解颇多，知道这位“抗战领袖”更内行、更爱好的是打内战，只要他真有握手言和的诚意，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走向振兴之路，还怕没有指望？

有此一念，翁文灏的劲头增加不少。今天下班后，还坐在机关里审阅帮助迁川民用工业复员的方案。忙到八点多，正打算回家时，俞济时亲自打电话来，道是委员长有紧急事情召见，便连忙坐上这部老爷车赶来。

破车在千回百折的山道上爬行，也就如同翁文灏想在一潭浊水的国民党官场中保持廉洁自爱一样，殊属不易。抗战前期，蒋介

石宿范庄花园，此后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侍从室选中南岸黄山，兴建起新的官邸，还专门造了一条简易公路以供上山用。现在，翁的坐车总算兜完了弯弯绕，行驶在直通官邸的简易公路上了。

大概俞济时已经事先作过关照吧，沿途中明岗暗哨均未对翁部长的破车有任何刁难。于是一路顺当，不消二十分钟，车子停到了前临凉风垭、左傍老鹰岩的官邸门前。

黄山官邸以云岫楼和松厅为中心结构。委员长在云岫楼的小客厅里接待最受尊敬的客人。国民党党员中，除“元老”一辈外，只有翁文灏、张嘉璈等少数几个人才享受这一待遇，这也是翁文灏对委员长“礼贤下士”感念颇深的原因之一。

照以往惯例，蒋介石对翁的召见，总是从关心“咏霓先生”的生活起居入手，不过今天时间已晚而事情紧急，稍作寒暄后，便折入正题。

“噫，情况是这样的，”蒋介石示意翁坐下后说，“冈村宁次今天已发来电报，正式表示：完全服从我给他的命令。噫，我们对侵华日军的全面受降工作，即将开始了……”

“好极了！”翁文灏心头一阵激动，欢叫出声。据其所知，从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以来，侵华日军多愤愤不平，叫嚷要进行所谓的“大陆单独作战”，而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便是这股顽抗势力的总头子，既给中国政府对侵华日军的受降缴械工作造成严重困难，更使得正面临着共产党争夺受降权的蒋介石对能否独占胜利成果的前景一直忧心忡忡。毫无疑问，此番态度的转变，正是今晚蒋介石显得特别容光焕发的直接原因。

“嗯……”蒋介石略带矜持地点点头，仿佛是为当面接受了部属对他的欢呼，旋接着往下说，“大规模接受敌人的投降，在我国历史上，尚为第一次，如果办得不好，将严重影响今后国际地位与国家盛衰治乱的机运……”

翁文灏连连颌首，深表同感。

“受降的事，我已经委托何敬之（应钦）全权主持，有关方案，陆

军总司令正在拟定之中……”蒋介石继续道，“但是，对沦陷区的收复工作，不止是受降一项，还有党政接收、经济接收，噯，包括领土接收等许多方面。噯，噯……”

蒋委员长光能“噯”了。说实在话，胜利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他对这一系列随着日本投降突兀而至的大量战后问题，仓促间竟拿不出一套经过成熟考虑的对策来。不过，若向下属公开承认这是自己对形势把握严重失误所致，未免太有失“最高领袖”的体面。所以他决定不再“噯”下去，马上换一个说法：“这样吧，宋（子文）院长在莫斯科签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已经直接去美国了。现在是你副院长当家，你应该挑起责任来……”

“委座，”翁文灏打断蒋介石的话，作苦笑状，“您是知道我的处境的，连一项维持金融、安定市面的政策也作不了主……”

这是实情，蒋介石完全能体谅：同“党国”的任何一个职能机关相同，行政院的所有部门都只向蒋委员长及其代理人宋子文负责，同时又按“遗产”分成不同派系，各向自己的后台效忠。财政部长俞鸿钧和粮食部长徐堪是孔祥熙的人；社会部长兼农林部长谷正纲和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是听命 CC 系的；内政部长张厉生和教育部长朱家骅本属 CC 系，如今各有独树一帜的倾向；军政部长陈诚和交通部长俞飞鹏，干脆就是连宋子文亦不必买帐的“天之骄子”；兵役部长鹿钟麟是西北军元老。这样，除了同属学者从政，且与翁同样被目为新政学系圈子内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尚有惺惺相惜之情外，他这个本来就是当点缀品的行政院副院长，政令不出自己兼领部长的经济部大门，还想指挥得了哪一个？这不，从 8 月 10 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以来，国统区物价狂泻，金融市场大起波澜，银根奇紧，许多中小企业和银号商家岌岌可危，由此激发工人大批失业的社会紊乱。而一班当初响应经济部号召，辗转迁往大后方的私营工厂景况更惨，连日来纷纷向政府请愿，要求救济、免税、收购成品和资助复员。经济部马上提出了包括向银行投放贷款、向工厂预付收购产品款项等方法在内的紧急对策，但拿到行政院会议上讨论时，

财政部长俞鸿钧认为这一来，事实上就取消了政府银行压缩工业信贷的政策，因此坚决反对，而粮食部长徐堪也马上呼应。很明显，先挤垮后兼并中小私营企业，正是官僚资本垄断势力的利益所在，所以那些代表宋子文和 CC 集团的部长们，亦对经济部的方案持反对态度。翁文灏于无奈和愤懑交集之中，直接向蒋介石求援，这才先折衷成一个准许银钱业以黄金为押品互相拆款，并可向中央银行转抵押的应急方案。实际上，所有的政府银行均由四大家族操纵，而民间银钱业又莫不通过各种渠道与之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句话，这种向金融资本倾斜的“救济”政策，于“党国”毫无所损，于社会周济甚微，倒是以孔、宋集团为代表的官僚财阀，又可借此大大地捞上一票了。有此一节垫底，翁文灏还有信心代替宋子文“负起责任”？

“好吧，”善于制造矛盾并以此切实控制部下的蒋委员长，实际上也从没养成真正让人“当家”的习惯，翁文灏知难畏缩，倒促使其计上心来：“我看这样吧，所有的接收工作中，军事接收优先，所以不妨仍旧叫敬之挂帅……”

“对！对！”翁文灏一听不用他冲打头阵，立表赞同，“受降不顺利，就谈不上接收。”

“噯。下面的具体操作，可以按单位的性质搞对口，譬如交通部负责接收铁路、航运，经济部负责接收工矿企业，金融机构由财政部和四行两局接收……”蒋介石心口并用，脑子里加工，嘴上出产品。

“地方性的敌产和逆产怎么办？”翁文灏问。

“对了！”委员长受到提醒，拍拍脑门，立有决断，“可以叫地方行政负责，酌情处理。”

讲完这一句，蒋介石油然而产生一种类似工匠完成一件作品后要自我欣赏一番的情感。依照条块分割、互相牵制以成大权独揽态势的思路，竟得将如此复杂问题的解决方式，在三言两语中确定了基本原则，这种乾纲独断的造詣，恐怕斯大林亦不具备吧？

“就这样定了。”蒋委员长霍然站起，向翁文灏吩咐：“你抓紧时间，先搞出一个章程来，直接送上清寺。”

2 第一个接收方案出台，重庆卷起一股接收旋风，白市驿机场候机室客满为患

上清寺即委员长侍从室所在地。照业务分工，翁文灏在几个智囊帮忙下连夜赶拟出来的《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次日一早便送到了侍二处第四组组长陈方的办公桌上。要旨为：（1）行政院各部会署局为办理接收收复区直属各机关及事业机关，可派遣特派员或接收委员；（2）对于接收机关较多，事业较巨者，可分区派遣特派员，该区内各机关、事业单位的接收委员，应受特派员指导；（3）特派员之办公地点，应以各区受降军事长官驻地为原则；（4）特派员及接收委员，一律由各部会署局呈行政院核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派遣，并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之指导监督。

“又是马尾巴！”陈方将文件细细读毕，愤慨顿起。

陈方，字芷町，江西石城人。是委员长在南昌行营“剿共”时的幕僚长杨永泰一手培养出的接班人，如今和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共称帮助委员长处理政治与经济事务的左辅右弼。思路敏捷，笔尖上功夫亦老到，诗词书画均有造诣，蒋的对外应酬文字，多出其手。就是有些“名士”派头，爱发点牢骚。这会儿一看翁文灏的大作，便知道是“领袖”出的滥点子，不免大生感叹。所谓“马尾巴”，是他在背后替委员长的工作方法起的形容词，意为“一把抓”。以其追随委员长近二十年的经验，毋需揣摩，便明白蒋介石这种分条割块、对口接收之用心，因此也就是多头接收方案的基本构思，目的就是想全部的接收工作抓在自己一个人手里。至于让“行政院核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派遣，并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之指导监督”，不过是让没有肩膀且善于和稀泥的“武甘草”何应钦替他起个门面作用。“其实哩，光是对付共产党争夺受降这一桩，就让他忙得团团转。”陈方

拿着这份文件去到陈布雷办公室里，为顶头上司剖析危害：“到时候哪里有精力把这一束马尾巴抓住？好，风吹马尾千条线，雨打羊毛一片膻，不弄到一团乱丝一片骚臭的地步，我这个陈字倒过来写！”

陈布雷这两天神经衰弱症正发作得厉害，又为委员长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这么一件大事也不事先同他商量商量，就全照新政学系那班人的建议去做而颇生闷气，是以显得十分心灰意懒，叹口气道：“唉，反正谁接收都一样，既然是他的意思，你就写个签呈照送吧。”

“谁接收都一样？！”陈方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既好气又好笑，“你老夫子真是写社评出身的，一点不聆这里头的门道！当年我跟畅卿（杨永泰表字）先生去接广东省长任命时，专门办过前后任交代，哎哟，那里面可尽是弄钱的名堂呀。你想想，办个对等的移交尚且如此，何况是一面倒的接收？我们党国的这些猫儿，你老夫子是知道的，哪一只不沾腥？发几个接收财还是小事，给国民党脸上抹黑，那就是大事了！”

陈布雷一点就通，穷挠头皮直叹气：“那么，翁咏霓为什么不争一争？陆总本身就是委座的幕僚机构，再怎么样抬高，也只能代表军方，堂堂行政院长不管行政接收，反而要核转军方派特派员，自甘附庸，充当幕僚的幕僚……”

“嗨呀，”陈方打断陈布雷道，“他这个人是搞学问出身的，只晓得开采石油艰苦，预报地震困难，哪里知道发接收财的容易？就是他手下那几个行家给他挑明了，只怕他更要推托了……”

“为啥？”陈布雷诧异地反问。

陈方苦笑：“他要保持自己的清高廉洁嘛，哪屑与他人争权夺利。这种事，要是放着舅老爷（指宋子文）在，绝不会从政府落到军方去！现在是大教授当家，还不是由别人摆布？”讲到这里，陈方又叹喟连连：“说起来也是巧，偏偏这万机待理之际，他倒又放下这等大事不管，满天去飞了。”

陈布雷点起烟来，深吸一口，不再搭腔。这话题无法再深入了，宋子文是蒋委员长“钦派”出国的，此行四大站：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目的只有一个：不惜代价，争取“国际”支持他在战后迅速解决中共问题。反共一优先，接收沦陷区这等大事，自然只能置于次要地位而作为受降的附属品，拜托陆总去主持了。不过，委员长正在敌国降伏而跻身“世界四大领袖”的兴头上，且孜孜于全力对付中共，这会儿能听得进哪一位的“妄参末议”呢？陈布雷咂了咂瘪嘴，忍不住向业已成为自己心腹的陈方吐了一句作为总结的话：“今天才知道领袖的地位虽高，确是既孤且危的啊！”

《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作为国民政府第一个行政和社会经济事业接收文件，立刻在重庆官场激起强烈反响。行政院各部、委一面抱怨翁文灏不敢承担责任，竟把接收主持大权拱让军方，一面抓紧制定本机关接收办法。最热门的工作，自然又是遴选特派员和接收委员。8月19日是星期日，正可供有志者钻营竞奔一天，因为有特派员必须是简任级、接收委员必须是荐任级的资格限定，所以竞争得最厉害的是接收委员这一档次。一班荐任级的参(事)佥(事)秘书和科长们，纷纷出动，瞄准部长、次长府上轮番轰炸，更有不少光有“官身”不亲细务者，如今都拿着“元老”、“大佬”的八行书跑来，点名要派哪个缺份，吓得各部长官不敢再住家里。

政府机关闹得不亦乐乎，党内也不寂寞。CC系高喊消弥伪化毒化，党务接收必须优先；以黄埔系为核心的三青团则祭起“挽救伪区青年，训立民族气节”的旗号。闹一闹的结果是，“党团接收”亦得置于和行政、经济接收同样重要的地位。不过蒋介石没同意他们各自搞一套班底的计划，“口谕”一律照行政院的《办法》，由各部、局呈中央核转陆总派遣特派员及接收委员，于是那些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妇女部长、青年部长乃至海外部长们的府前，也变得车水马龙。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部长向由秘书长吴铁城兼任，乍见访客盈门，还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海外部的工作，无非是领一